



黄霖 杜明德 主编

《金瓶梅》与临清

——第六届国际《金瓶梅》学术讨论会论文集

齊魯書社



J507.419
-3

黄霖 杜明德 主编

《金瓶梅》与临清

——第六届国际《金瓶梅》学术讨论会论文集

齊魯書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金瓶梅》与临清——第六届国际《金瓶梅》学术讨论会论文集 / 黄霖, 杜明德主编. — 济南: 齐鲁书社, 2008. 6

ISBN 978-7-5333-2033-1

I. 金… II. ①黄…②杜… III. 金瓶梅—文学研究—文集 IV. I207.419-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8)第 085836 号

《金瓶梅》与临清

——第六届国际《金瓶梅》学术讨论会论文集

黄霖 杜明德 主编

出版发行 齐鲁书社

社 址 济南经九路胜利大街 39 号

邮 编 250001

网 址 www.qlss.com.cn

电子邮箱 qlss@sdpress.com.cn

印 刷 山东新华印刷厂

开 本 720 × 1020 / 16

印 张 39.75

字 数 591 千

版 次 2008 年 6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8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7-5333-2033-1

定价: 76.00 元

I207.419
73

序

黄霖

这是第六届(临清)国际《金瓶梅》学术讨论会会前出版的论文集。

这本论文集编在五月初,当杜明德先生用电子邮件发给我时,我正被许多急事火烧眉毛,但是为这次会议,为本论集写序,也是我义不容辞而不可怠慢的事。当我匆匆浏览了目录与全文后,第一感觉是:这本论集内容丰富而不乏有深度、有新见、有质量的文章。给我印象最深的是有关《金瓶梅》与临清的一组文章与不少有关名物、习俗的考论。如薛洪勳先生的《也谈〈金瓶梅〉与临清州》,对文本与临清地理环境的辨析非常细致;黄强先生的《明武宗与金瓶梅及临清》也言之有据,启人心智;杜明德先生的《〈金瓶梅〉与临清》,则是将小说与临清的关系作了一次全面的梳理。在一些有关名物、习俗等微观考论中,像辨及簪子、妆花、帘子、外来乐器与巫卜等等,都有新的视角,写得亦扎实,且往往能小中见大。另外,几篇涉及《金瓶梅》性描写及相关问题的文章,也有一定深度,不是泛泛之作。几篇综述类文章则多有参考价值。还有一些探讨《金瓶梅》作者、评点者与解释方言词语的文章,也可谓百花齐放。总之,有了这样一批论文支撑,我想这次会议一定能开好,参加会议的同行一定有收获,对于推动“金学”事业向着纵深发展一定有帮助。

在这些文章中,特别勾起我感情波澜的是李寿菊女士的《魏子云先生与〈金瓶梅〉研究》一文。一看到这个题目,魏先生的音容笑貌就立现在我脑际。整整两年了,常常来参加我们内地举办的《金》学会议的魏先生已经离开我们而去,再也不可能来了,但他将永远矗立在我的心中。这倒不

仅仅是因为敬仰他的学问,或者是出于私交,而主要是他的品格震撼过我。我平生接触过的师友不可谓不多,可做人如做到魏先生者,真可谓是凤毛麟角。自魏先生过世后,我一直想静下心来,好好写一篇文章纪念他。但二十余年的交情,恰如一部二十四史,不知从何说起!接连不断的琐事又一直捆住了我的手脚,愧疚的心理也就因此一直纠缠着我。如今李女士的一篇文章,激起了郁积在我心底的层层波澜。但此时此际,我还是无力写一篇长文来纪念他,以了却我的心愿,只能将2006年1月5日发出的唁电翻出来,移录于此,以再一次寄托我对他的哀思与敬仰、感激之情:

惊悉魏先生不幸鹤驾,不胜悲痛!魏先生是我一生中难得的良师益友。他品格高尚,重义崇理,待人真诚,对后生小子,从不居高临下,对落难旧友,仍一如既往,是真君子。他治学勤奋,笔耕不辍,三十年治《金》,无人可比,涉足面广泛,硕果累累,是真学者。他好戏剧,能编,能唱,能赏,有才情,有胆识,是真艺人。我与先生相交二十年,得益多多,一言难尽。难忘第一次,还在八十年代初,先生辗转来信,打破坚冰,使我们两心相通。更难忘最后一次相见,就在大前年,先生肋骨折断,钢架在胸,还执意陪我观光一整天!其情其义,如海深;其学其德,如山高。我虽不能来为先生送行,但我相信先生一定知道我就在他身旁。愿先生一路走好!先生将永远活在我们《金》学朋友们的心中!

这几句话,实际上包含着我的千言万语。本来,这些本来只是说给他一家人知的话,如今说给天下人知,说给我们《金》学界的朋友们知,就是希望我们大家一起来学习魏先生做人的风骨和治学的精神。我想,李寿菊女士写这篇文章的主要目的也在于此吧!

读了这本论集中的文章后,还想要讲的一点是关于《金瓶梅》的“镶嵌”问题,而这正好与临清有点关系。薛洪勳与田中智行两位先生的文章,都从不同的方面说到了《金瓶梅》文字的矛盾之处,从而作了种种推想。《金瓶梅》之所以产生这样那样的矛盾,从而引起目前学界在种种问题上的不同看法乃至争论,其中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因为《金瓶梅》成书时是“镶嵌”了不少前人的作品。今以《金瓶梅词话》第九十八回“陈经济临

“清开大店”来说吧,小说明明写的是陈经济在“临清马头”开了大酒楼,韩爱姐与父母韩道国、王六儿来到这里,碰上了陈经济,于是韩爱姐与陈经济两人相爱一场。但这段故事的基本情节显然与《喻世明言》中的《新桥市韩五卖春情》相同,乃至有的人物名字也一样,如“八老”。不同的只是将故事发生的地点换了一下:一是“临清马头”,另一个是“临安”城外的“新桥”;主要人物也不一样:一是陈经济与韩爱姐,另一是吴山与金奴。为了说明问题,不妨将主要故事摘录如下:

《金瓶梅词话》第九十八、九十九回	《喻世明言·新桥市韩五卖春情》
“陈经济临清开大店”……这陈经济在临清马头上酒楼开张。	说这宋朝临安府,去城十里,地名湖墅;出城五里,地名新桥。那市上有个富户吴防御,妈妈潘氏,止生一子,名唤吴山,……去新桥五里,地名灰桥市上,新造一所房屋,令子吴山,再拔主管帮扶,也好开一个铺。
河边泊着两只剥船。船上戴着许多箱笼、卓凳、家活。四五个人尽搬入楼下空屋里来。船上有两个妇人:一个中年妇人,长挑身材,紫膛色;一个年小妇人,搽脂抹粉,生的白净标致,约有二十多岁。尽走入屋里来。经济问谢主管:“是甚么人?不问自由,擅自搬入我屋里来?”谢主管道:“此是两个东京来的妇人,投亲不着,一时间无寻房住,央此间邻居范老来说,暂住两三日便去。正欲报知官人,不想官人来问。”这经济正欲发怒,只见那年小妇人敛衽向前,望经济深深的道了个万福,告说:“官人息怒,非干主管之事。是奴家大胆,一时出于无奈,不及先来宅上禀报,望乞恕罪!容略住得三五日,拜纳房金,就便搬去。”	河边泊着两只剥船。船上许多箱笼、桌凳、家伙,四五个人尽搬入空屋里来。船上走起三个妇人:一个中年胖妇人、一个老婆子,一个小妇人。尽走入屋里来。只因这妇人入屋,有分教吴山:身如五鼓衔山月,命似三更油尽灯。吴山问主管道:“甚么人不问事由,擅自搬入我屋来?”主管道:“在城人家,为因里役,一时间无处寻屋,央此间邻居范老来说,暂住两三日便去。正欲报知,恰好官人自来。”吴山正欲发怒,见那小娘子敛袂向前深深的道个万福:“告官人息怒,非干主管之事,是奴家大胆,一时事急,出于无奈,不及先来宅上禀知,望乞恕罪。容住三四日,寻了屋就搬去。房金依例拜纳。”
说罢,就搬运船上家活箱笼。经济看得心痒,也使伴当小姜儿和陈三儿,也替他搬运了几件家活。	说罢,就去搬箱运笼。吴山看得心痒,也替他搬了几件家伙。

王六儿道：“不劳姑夫费心用力！”彼此俱各欢喜。经济道：“你我原是一家，何消计较！”

经济心下正要瞧去，恰八老来请，便起身进去。只见韩爱姐见了，笑容可掬，接将出来，道了万福：“官人请里面坐。”经济到阁子内坐下。王六儿和韩道国都来陪坐。少顷茶罢，彼此叙些旧时已往的话。经济不住把眼只睃那韩爱姐。爱姐延瞪瞪秋波一双眼，……爱姐因问：“官人青春多少？”经济道：“虚度二十六岁。敬问姐姐青春几何？”爱姐笑道：“奴与官人一缘一会，也是二十六岁。旧日又是大老爹府上相会过面，如今又幸遇在一处。正是有缘千里来相会！”

那王六儿见他两个说得入港，看见关目，推个故事也下楼去了。止有他两人对坐。爱姐把些风月话儿把勾经济。经济自幼干惯的道儿，怎不省得，一径起身出去。这韩爱姐从东京来，一路儿和他娘也做些道路。在蔡府中答应，与翟管家做妾，诗词歌赋，诸子百家皆通，甚么事儿不久惯！见经济起身出去无人处，走向前挨在他身边坐下，作娇作痴说道：“官人，你将头上金簪子借我看一看。”经济正欲拔时，被爱姐一手按住经济头髻，一手拔下簪子来。便起身说：“我和你上楼上说句话儿。”一头说，一头走。经济不免跟上楼来。正是：“饶你奸似鬼，也吃洗脚水！”经济跟他上楼，便道：“姐姐，有甚话说？”爱姐道：“奴与你是宿世姻缘，你休要作假；愿谐枕席之欢，共效于飞之乐！”经济道：“只怕此间有人知觉，却使不得。”那韩爱姐做出许多妖娆来，搂经济在怀，将尖尖玉手扯下他裤子来。两个情兴如火，按捺不住。爱姐不免解衣，仰卧在床上，交姤在一处。……霎时云收雨散，偎倚共坐。

那胖妇人与小妇人都道：“不劳官人用力。”吴山道：“在此间住，就是自家一般，何必见外？”彼此俱各欢喜。

吴山心下正要进去。恰好得八老来接，便起身入去。只见那小妇人笑容可掬，接将出来万福：“官人请里面坐。”吴山到中间轩子内坐下。那老婆子和胖妇人都来相见陪坐……坐了一回，吴山低着头，睃那小妇人。这小妇人一双俊俏眼觑着吴山道：“敢问官人青春多少？”吴山道：“虚度二十四岁。拜问娘子青春？”小妇人道：“与官人一缘一会，奴家也是二十四岁。城中搬下来，偶辇遇官人，又是同岁，正是有缘千里能相会。”

那老妇人和胖妇人看见关目，推个故事起身去了，止有二人对坐。小妇人到把些风流话儿挑引吴山。吴山初然只道好人家，容他住，不过研光而已。谁想见面，到来刮涎，才晓得是不停当的。欲待转身出去，那小妇人又走过来挨在身边坐定，作娇作痴，说道：“官人，你将头上金簪子来借我看一看。”吴山除下帽子，正欲拔时，被小妇人一手按住吴山头髻，一手拔了金簪，就便起身道：“官人，我和你上楼上说句话。”一头说，径走上楼去了。吴山随后跟上楼来讨簪子。正是：由你奸似鬼，也吃洗脚水。吴山走上楼来，叫道：“娘子！还我簪子。家中有事，就要回去。”妇人道：“我与你是宿世姻缘，你不要妆假，愿谐枕席之欢。”吴山道：“行不得！倘被人知觉，却不好看，况此间耳目较近。”时要下楼，怎奈那妇人放出那万种妖娆，搂住吴山，倒在怀中，将尖尖玉手，扯下吴山裙裤。情兴如火，按捺不住，携手上床，成其云雨。霎时云收雨散，两个起来偎倚而坐。

韩爱姐便告经济说：“自从三口儿东京来投亲不着，盘缠缺欠，你有银子，乞借应与我父亲五两，奴按利纳还，不可推阻。”经济应允，说：“不打紧，姐姐开口，就兑五两来。”爱姐见他依允，还了他金簪子。两个又坐了半日，恐怕人谈论，吃了一杯茶，爱姐留吃午饭。经济道：“我那边有事，不吃饭了。少间，就送盘缠来与你。”爱姐道：“午后，奴略备一杯水酒，官人不要见却，好歹来坐坐。”经济在店中吃了午饭，又在街上闲散。

当时金奴道：“一时慌促搬来，缺少盘费。告官人，有银子乞借应五两，不可推故。”吴山应允了。起身整了衣冠，金奴依先还了金簪。两个下楼，依旧坐在轩子内。吴山自思道：“我在此耽阁了半晌，虑恐邻舍们谈论。”又吃了一杯茶。金奴留吃午饭，吴山道：“我耽阁长久，不吃饭了。少间就送盘缠来与你。”金奴道：“午后特备一杯菜酒，官人不要见却。”说罢，吴山自出铺中。

爱姐与王六儿商议，买了一副猪蹄，两只烧鸭，两尾鲜鱼，一盒酥饼，在楼上磨墨挥笔，拂开花笺，写封柬帖。使八老送到城中与经济去。当下把礼物装在盒内，交八老挑着，叮咛嘱咐：“你到城中，见了陈官人，须索见他亲收，讨回帖来。”

当日金奴与母亲商议，教八老买两个猪肚磨净，把糯米、莲肉灌在里面，安排烂熟。次早，金奴在房中磨墨挥笔，拂开鸾笺写封简，道：“贱妾赛金再拜，谨启情郎吴小官人：自别尊颜，思慕之心，未尝少怠，悬悬不忘于心。向蒙期约，妾倚门凝望，不见降临。昨遣八老探拜，不遇而回。妾移居在此，甚是荒凉。听闻贵恙，灸火疼痛，使妾坐卧不安。空怀思忆，不能代替。谨具猪肚二枚，少申问安之意，幸希笑纳。情照不宣。仲夏二十一日，贱妾赛金再拜。”写罢，折成简子，将纸封了。猪肚装在盒里，又用帕子包了。都交付八老，叮嘱道：“你到他家，寻见吴小官，须索与他亲收。”

八老怀内揣着柬帖礼物，一路无词。来到城内守备府前，坐在沿街石台基上。只见伴当小姜儿出来，看见八老：“你又来做什么？”八老与声喏，拉在僻净处说：“我特来见你官人，送礼来了，有话说。我只在此等你，你可通报官人知道。”小姜随即转身进去。不多时，只见经济摇将出来。那时约五月，天气暑热。经济穿着纱衣服，头戴瓦垄帽，金簪子，脚上凉鞋净袜。八老慌忙声喏，说道：“官人

八老提了盒子，怀中揣着简帖，出门径往大街。走出武林门，直到新桥市上吴防御门首，坐在街檐石上。只见小厮寿童走出，看见叫道：“阿公，你那里来，坐在这里？”八老扯寿童到人静去处说：“我特来见你官人说话。我只在此等，你可与我报与官人知道。”寿童随即转身，去不多时，只见吴山踱将出来。八老慌忙作揖：“官人，且喜贵体康安！”吴山道：“好！阿公，你盒子里甚么东西？”八老道：“五

贵体好些？韩爱姐使我稍一束帖，送礼来了。”经济接了束帖，说：“五姐好么？”八老道：“五姐见官人一向不去，心中也不快。在那里多上覆官人，几时下去走走？”经济拆开束帖观看，上面写着甚言词：“贱妾韩爱姐敛衽拜谨启情郎陈大官人台下：自别尊颜，思慕之心，未尝少怠；悬悬不忘于心。向蒙期约，妾倚门凝望，不见降临蓬荜。昨遣八老探问起居，不遇而回。听闻贵恙欠安，令妾空怀怅望，坐卧闷恹。不能顿生两翼，而傍君之足下也！君在家自有娇妻美爱，又岂肯动念于妾？犹吐去之果核也！兹具腥味茶盒数事，少申问安诚意。幸希笑纳，情照不宣！外具锦绣鸳鸯香囊一个，青丝一缕，少表寸心！下书仲夏念日贱妾爱姐再拜。”经济看了束帖并香囊。香囊里面，安放青丝一缕。香囊是鸳鸯双口做的，扣着：“寄与情郎陈君膝下”八字。依先折了，藏在袖中。府傍侧首，有个酒店。令小姜儿：“领八老同店内吃钟酒，等我写回帖与你。”分付小姜儿：“把礼物收进我房里去。你娘若问，只说河下店主人谢家送的礼物。”小姜不敢怠慢，把四盒礼物收进去了。经济走到书院房内，悄悄写了回柬。又包了五两银子，到酒店内，问八老：“吃了酒不曾？”八老道：“多谢官人好酒！吃不得了，起身去罢。”经济将银子并回柬付八老，说：“到家多多拜上五姐，这五两白金与他盘缠。过三两日，我自去看他。”八老收了银柬下楼，经济送出店门，八老一直去了。……却说八老到河下，天已晚了。入门将银柬都付与爱姐收了。拆开银柬，灯下观看。上面写道：“经济顿首，字覆爱卿韩五姐妆次：向蒙会问，又承厚款，亦且云情雨意，衽席钟爱，无时少怠！所云期望，正欲趋会。偶因贱躯不快，有失卿之盼望！又蒙遣人垂顾，兼惠可口佳肴，不胜感激！只在二三日间，容当面布。外具白金五两，绫帕一方，少申远芹之敬！伏乞心鉴，万万！”下书“经济再拜。”……看毕，爱姐把银子付与王六儿。母子千欢万喜等候经济，不在话下。

姐记挂官人灸火，没甚好物，只安排得两个猪肚，送来与官人吃。”吴山遂引那老子到个酒店楼上坐定，问道：“你家搬在那里好么？”八老道：“甚是消索。”怀中将束帖子递与吴山。吴山接束在手，拆开看毕，依先折了藏在袖中。揭开盒子拿一个肚子，教酒博士切做一盘，分付烫两壶酒来。吴山道：“阿公，你自在这里吃，我家去写回字与你。”八老道：“官人请稳便。”吴山来到家里卧房中，悄悄的写了回简，又秤五两白银，复到酒店楼上，又陪八老吃了几杯酒。八老道：“多谢官人好酒，老汉吃不得了。”起身回去，吴山遂取银子并回柬说道：“这五两银子，送与你家盘缠。多多拜覆五姐，过三两日，定来相望。”八老收了银、简，起身下楼，吴山送出酒店。却说八老走到家中，天晚入门，将银、简都付与金奴收了。将简拆开灯下看时，写道：“山顿首，字覆爱卿韩五娘妆次：向前面问，多蒙厚款。又且云情雨意，枕席钟情，无时少忘。所期正欲趋会，生因贱躯灸火，有失卿之盼望。又蒙遣人垂顾，兼惠可口佳肴，不胜感谢。二三日间，容当面会。白金五两，权表微情，伏乞收入。吴山再拜。”看简毕，金奴母子得了五两银子，千欢万喜，不在话下。

(以上是九十八回)那经济一心只在韩爱姐身上,便道:“生受二位伙计挂心!”坐了一回,便起身。分付主管:“查下帐目,等我来算。”就转身到后边。八老又早迎见,报与王六儿夫妇。韩爱姐正在楼上凭栏盼望,挥毫洒翰,作了几首诗词,以遣闷怀。忽报陈经济来了,连忙轻移莲步,款蹙湘裙,走下楼来。母子面上堆下笑来迎接,说道:“官人,贵人难见面,那阵风儿吹你到俺这里?”经济与母子作了揖,同进入阁儿内坐定。少顷,王六儿点茶上来。吃毕茶,爱姐道:“请官人到楼上奴房内坐。”经济上的楼来,两个如鱼得水,似漆投胶,无非说些深情密意的话儿。……不一时,王六儿安排酒肴上楼。拨过镜架,就摆在梳妆桌上。两个并坐,爱姐筛酒一杯,双手递与经济,深深道了万福,说:“官人一向不来,妾心无时不念!前八老来,又多谢盘缠,举家感之不尽!”经济接酒在手,还了喏,说:“贱疾不安,有失期约,姐姐休怪!”酒尽,也筛一杯,敬奉爱姐吃过。两人坐定,把酒来斟。王六儿、韩道国上来,也陪吃了几杯,各取方便下楼去了。教他二人自在吃几杯,叙些阔别话儿。良久,吃得酒浓时,情兴如火,免不得再把旧情一叙。交欢之际,无限恩情。穿衣起来,洗手更酌,又饮数杯,醉眼朦胧,余兴未尽。这小郎君一向在家中不快,又心在爱姐,一向未与浑家行事。今日一旦见了情人,未肯一次即休。正是:“生死冤家,五百年前撞在一处!”经济魂灵,都被他引乱。少顷,情窦复起,又干一度。自觉身体困倦,打熬不过。午饭也没吃,倒在床上,就睡着了。

吴山一心只在金奴身上,少坐,便起身分付主管:“我入城收拾机户赊帐,回来算你日逐卖帐。”主管明知到此处去,只不敢阻,但劝:“官人贵体新痊,不可别处闲走,空受疼痛。”吴山不听,上轿预先分付轿夫,径进艮山门,迤迤到羊毛寨南横桥,寻问湖市搬来韩家。旁人指说:“药铺间壁就是。”吴山来到门首下轿,寿童敲门。里面八老出来开门,见了吴山,慌入去说知。吴山进门,金奴母子两个堆下笑来迎接,说道:“贵人难见面。今日甚风吹得到此?”吴山与金奴母子相唤罢,到里面坐定吃茶。金奴道:“官人认认奴家房里。”吴山同金奴到楼上房中。正所谓:合意友来情不厌,知心人至话相投。金奴与吴山在楼上,如鱼得水,似漆投胶,两个无非说些深情密意的话。少不得安排酒肴,八老搬上楼来,掇过镜架,就摆在梳妆桌上。八老下来,金奴讨酒,才敢上去。两个并坐,金奴筛酒一杯,双手敬与吴山道:“官人灸火,妾心无时不念。”吴山接酒在手道:“小生为因灸火,有失期约。”酒尽,也筛一杯回敬与金奴。吃过十数杯,二人情兴如火,免不得再把旧情一叙。交欢之际,无限恩情。事毕起来,洗手更酌。又饮数杯,醉眼朦胧,余兴未尽。吴山因灸火在家,一月不曾行事。见了金奴,如何这一次便罢?吴山合当死,魂灵都被金奴引散乱了,情兴复发,又弄一火。正是:爽口物多终作疾,快心事过必为殃。吴山重复,自觉神思散乱,身体困倦,打熬不过,饭也不吃,倒身在床上睡了。

除了上述故事内容相同之外,《新桥市韩五卖春情》中的某些词语,还见于《金瓶梅词话》的其他章回中。如《新桥市韩五卖春情》开头交代这篇小说的主旨时说:

说话的,你说那戒色欲则甚?自家今日说一个青年子弟,只因不把色欲警戒,去恋着一个妇人,险些儿坏了堂堂六尺之躯,丢了泼天的家计,惊动新桥市上,变成一本风流说话。

这几句话,与《金瓶梅词话》开头时说的一段话十分相像:

说话的,如今只爱说这情色二字做甚?……贪他的,断送了堂堂六尺之躯;爱他的,丢了泼天哄产业。惊了东平府,大闹了清河县。

此外,如“二八佳人体似酥,腰间仗剑斩愚夫。虽然不见人头落,暗里教君骨髓枯”这首诗,在词话本七十九回中也同样出现,在崇祯本中还出现了两次。显然《新桥市韩五卖春情》与《金瓶梅》之间存在着一种因袭的关系。

那么,这两部作品孰先孰后,究竟是谁抄了谁呢?胡士莹《话本小说概论》在考述《宝文堂书目》著录的“宋元话本”《三梦僧记》时说:“《古今小说》卷三《新桥市韩五卖春情》,叙吴山病中三次梦见水月寺和尚前来纠缠,与此名目正合,当为一事而异名。”篇中又多宋元时代的习语,所以“本篇(《新桥市韩五卖春情》)最迟当作于元代末年”。但徐士年曾指出文中提到的“武林门”,系杭州城北门,宋时称余杭门,至明始改称武林门。这样,此文成书时间的合理认识,当为在宋元时期形成基本故事情节的基础上,明代人为了适应当时的情况,在某些地方作了修改。假如承认这一认识的话,当是《新桥市韩五卖春情》在前,《金瓶梅词话》在后,是《金瓶梅词话》抄了《新桥市韩五卖春情》。为了进一步证实这样一个演变逻辑,我们不妨再将文本来简单对照一下。《新桥市韩五卖春情》的主题很明确,就是要警戒色欲。为了表现这个主题,金奴作为一个私娼,性格是统一的,就是一心想勾引男人,“卖春情”赚钱;吴山作为一个本来正经的商人,当金奴勾引他时,一开始是畏缩的;小说后来写他疲劳睡着后做梦,也合情理。《金瓶梅词话》将这故事嵌入后,虽然做了不少补救,如写两人初遇时双方相认的过程,点明了他们原来在西门庆家里见过面,不像吴山与金奴是素

不相识的。但有时就难免出现一些矛盾,如韩爱姐作为一个私娼,在挑逗陈经济时显得那么轻薄,而后却变成一个贞妇。这正像李瓶儿原来那样尖刻,后来却变得那样温顺一样,性格明显矛盾(日本的川岛优子女士曾论证过李瓶儿性格的矛盾也可能是由于“镶嵌”所致)。再看陈经济,当韩爱姐主动提出要与他“共效于飞之乐”时,这个偷情的老手,“自幼干惯的道儿”,却竟会如正经的吴山说“行不得”一样,说“却使不得”,这就与他前后的性格不合。再看后来陈经济与爱姐“又干一度”后“在床上睡着了”。这一睡不像《新桥市韩五卖春情》中让男主人公做梦,接得比较顺,而是为了换一个话题,以致让刘二在楼下大打出手,闹了好一阵子,两边邻舍与过往客人围观了许多,才将陈经济吵醒,这显然也不太合理。试想古代的楼房没有隔音设备,楼下打骂哭闹,乱作一团,陈经济怎会睡得那么久?所有这些,都可看出《金瓶梅词话》在“镶嵌”时做得不够地道而露了马脚。这样,我们可以得出结论:是《金瓶梅词话》抄了《新桥市韩五卖春情》。由此而我们可以推出第二个结论:《金瓶梅词话》第九十八、九十九回中的“临清马头”是复制了杭州城外的“新桥市”。

这样,我是不是想否定《金瓶梅》与临清的关系呢?决不是。上面的工作只是从文献学的角度上来说明《金瓶梅词话》第九十八、九十九两回中有关临清马头故事的来源,而假如从小说学的角度上看,作者之所以将《新桥市韩五卖春情》的故事改造后“镶嵌”到《金瓶梅词话》中来,是根据他的整个艺术构思来进行的。其前提是,他觉得这样的环境描写是符合他意象中的“临清马头”的,因而它与小说前面几次提到的“临清马头”都是接轨的。因此《金瓶梅词话》中的临清是小说家经过艺术创造后的一个具有相当典型意义的环境,这个环境既符合小说家对临清的认识,也大致反映了当时社会中实际存在的临清。否则,作者在“镶嵌”《新桥市韩五卖春情》的故事时,完全可以将“新桥市”另换一个地名了。总之,临清这个明代运河上的一个重镇,在笑笑生心目中具有举足轻重的位置,他就将它创造成了《金瓶梅词话》中的一个重要的艺术环境。所以,今天我们研究《金瓶梅》,就很有必要研究小说与临清的关系,从中可见临清与运河文化怎样对作者产生了影响,以及作者是这样创造了临清这样一个艺术环境,来刻

画人物,开展情节的。

感谢临清市人民政府、市政协,又一次给我们创造了这样一次机会,使国内外的《金》学者再一次相聚一堂,大家来讨论《金瓶梅》与临清,与运河文化的关系,讨论有关《金瓶梅》的各种各样的学术问题。在这时,不能不使我想起1990年10月20—24日在临清举行的“第四届全国金瓶梅学术讨论会”,不能不怀念一贯热心于中国古代小说研究与《金》学事业的许继善先生与张荣楷先生,他们当时也在临清市政府的大力支持下,在聊城师范学院等单位的热心配合下,举办了一次有声有色、令人难忘的《金》学讨论会。当时我虽因故未能出席会议,但会后不时听到与会学者的交口赞誉。时间过了十八年,当今天大家再次踏上临清这块富有文化底蕴的宝地时,一定会有许多新的感受与许多新的收获。我相信,这次会议将办得更精彩,一定会在中国《金》学发展史上留下灿烂的一页。

2008年5月

目 录

序 黄霖 1

《金瓶梅》研究的悬案与论争 吴 敢 1

《金瓶梅》研究的现状与面临的问题 张翠丽 张进德 37

二十世纪《金瓶梅》文献研究述略 苗怀明 45

魏子云先生与《金瓶梅》研究 李寿菊 72

《金瓶梅》或《红楼梦》

——论《歧路灯》及其俗/雅选择 胡衍南 88

从《金瓶梅词话》到才子佳人小说

——世情小说的蜕变与小说创作的转轨 赵兴勤 113

从“小说”到《金瓶梅》

——中国小说的近代转型与成熟 王增斌 126

李拱璧与贾宝玉 李正学 140

也谈《金瓶梅》与临清州 薛洪勳 148

明武宗与《金瓶梅》及临清 黄 强 156

《金瓶梅》与临清 杜明德 170

关于“伟大的色情小说《金瓶梅》”

——从高罗佩如是说谈起 杜贵晨 185

《金瓶梅词话》的情色书写及其寓言建构 李志宏 201

肉欲与救赎张力场中的生命终极意义追问

——宗教哲学视野下的《金瓶梅》文本解读 谭楚子 225

《金瓶梅》中的性描写及其评价 孙琴安 247

流氓的性战

——论西门庆 石钟扬 261

知其然,知其所以然

——《金瓶梅》中潘金莲心态深层分析 柳卓娅 299

《金瓶梅》中的山东民俗及非物质文化遗产 熊宗英 309

《金瓶梅词话》与明代山东的市井游艺活动 郭泮溪 渠 海 318

《金瓶梅词话》中的鲋鱼与江南文化背景 刘相雨 贾海建 332

试论《金瓶梅》中的唱曲儿活动 陈 霞 336

《金瓶梅》反映的明代庄田府第置业 黄 强 348

《金瓶梅》中的簪子描写浅议 杨晓莉 359

横也丝来竖也丝

——试论《金瓶梅》中的巾帕意象 张 扬 369

《金瓶梅》妆花服饰考 黄 强 379

《金瓶梅》中“帘子”意象的诗意之美 薛 蕾 390

略论《金瓶梅词话》的酒宴描写 张进德 张翠丽 399

《金瓶梅词话》的外来乐器与民俗文化

——兼论相关的英译问题 洪 涛 412

论《金瓶梅词话》巫卜描写的特点及功能 王 平 425

《金瓶梅》的人物描写

——以第三十四回西门庆人物形象的“矛盾”

为中心 田中智行 437

从潘、陈偷情看《金瓶梅词话》后二十回的叙述风格 史小军 450

《金瓶梅词话》“偷听”母题的佛经和印度来源 王 立 461

试论西门府的房屋建筑及其对小说叙事的意义 楚爱华 466

生命不能承受之重

——试析《金瓶梅》中三个自杀女性的心路历程

及自杀根源 秦 娟 475

试论孟玉楼之“乖” 李 慧 486

张竹坡数理批评浅论 赵莎莎 495

《金瓶梅》的谜底在诸城丁家

——丁纯、丁惟宁父子创作《金瓶梅》考 杨国玉 514

汤显祖和《金瓶梅词话》及其他 孙秋克 533

《金瓶梅》与徽文化研究概论 潘志义 545

丁惟宁的临清之行 张清吉 558

《金瓶梅词话》中宋明同名同姓人物考 霍现俊 赵素忍 560

从文字的使用看《金瓶梅词话》的著录者

——以“什麼”、“甚麼”为例 孟子敏 增野仁 571

释“虚簪”并论俗字“器”

——《金瓶梅》俗字讹字例释

张鸿魁 杜玉梅 页 581

《金瓶梅词话》吴语动词续解

褚半农 589

金海拾贝

甘振波 页 602

浅议《金瓶梅》与现代城市文化形象设计

潘文竹 页 611

后记

618